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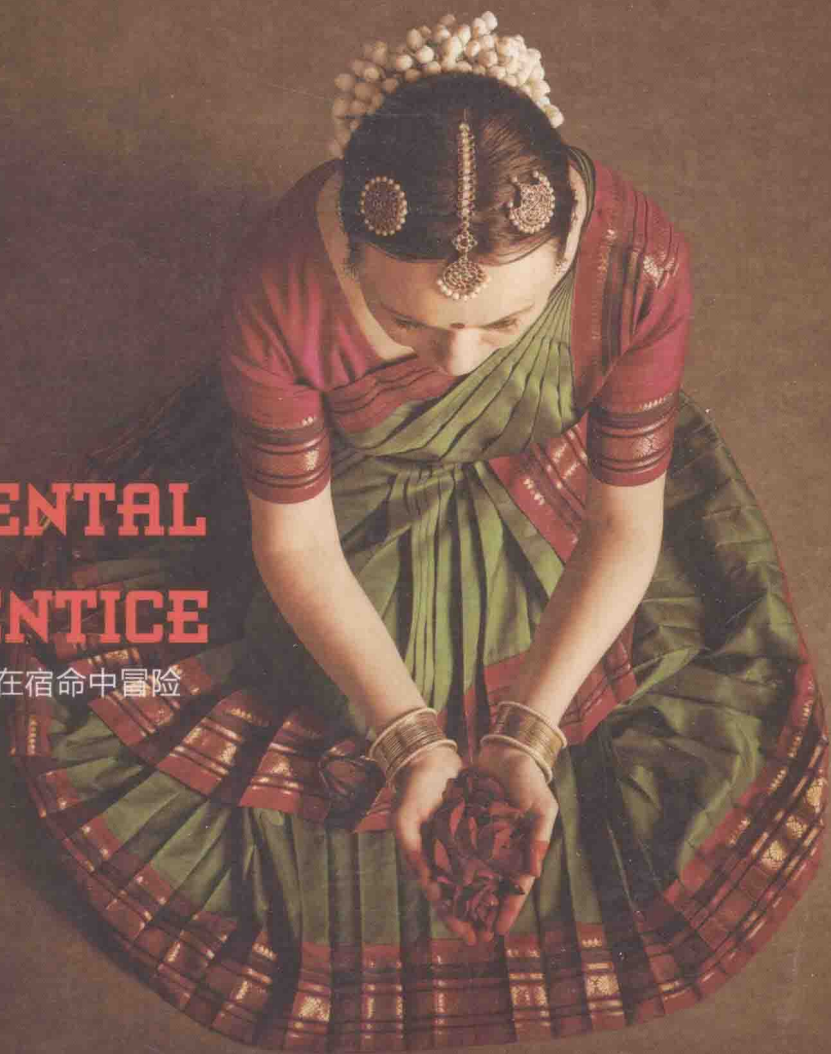
(全译注释本)

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

【印度】维卡斯·史瓦卢普 / 著 于海生 / 译

THE ACCIDENTAL APPRENTICE

在机遇中实习，在宿命冒险



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 (全译注释本)

【印度】维卡斯·史瓦卢普/著 于海生/译

THE 
ACCIDENTAL
APPRENTI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 / (印) 史瓦卢普著; 于海生
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6

ISBN 978-7-5057-2834-9

I. ①超… II. ①史…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印
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321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2349

The Accidental Apprentice by Vikas Swarup
Copyright © Vikas Swarup 2013

书名 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
作者 (印) 维卡斯·史瓦卢普 著
于海生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312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834-9
定价 32.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录

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
contents

开篇	001
第一个考验 长老会时代的爱情	035
第二个考验 钻石与尘埃	075
第三个考验 被锁住的梦想	097
第四个考验 一夜成名的代价	121
第五个考验 阿特拉斯革命	143
第六个考验 150 克的牺牲	171
第七个考验 酸雨	203
尾声	268
鸣谢	274

开篇

在生活中，你永远不会得到你应得的结果；你得到的只是你与别人谈判的结果。

这是他教给我的第一课。

过去三天中，我一直在践行这一教导。我拼命地同告发我和迫害我的人谈判，为避免死刑而绝望地挣扎，可是他们都认为，死刑才是我应得的下场。

在监狱外面，新闻界像秃鹰一样四处逡巡。新闻频道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猛料，就力图通过我的经历警告人们：一旦贪婪和轻信结合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就是制造出一起被称为“一级谋杀重罪”的血腥案件。他们反复利用我在被捕后警方拍摄的犯人脸部照片。阳光电视台甚至还搞到了我在奈尼塔尔市上学时拍的一张略显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拘谨地坐在第一排，旁边是我的八年级教师桑德斯女士。但是，现在的奈尼塔尔似乎是一个无比遥远的地方，一块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乐土，那里有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泛着银光的湖水，在那个地方，我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乐观精神一度诱使我相信，未来无限美好，人类的精神不可战胜。

我想要希望，想要梦想，想要再次拥有信心，可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使我备感窒息。我好像活在一场噩梦里，整个人被困在漆黑的深井中，那里充满无尽的绝望，毫无出路可言。

我坐在闷热无窗的牢房里，反复想起导致这一切发生的那命中注定的一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个月，我仍然能够无比清晰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我依稀看见自己在那个寒冷的铅灰色的下午，正在走向位于阔佬地广场的猴神庙……

那天是12月10日，星期五，巴巴卡拉克·辛格公路像平时一样车水马龙，炎热和噪声混杂在一起。迟缓而笨拙的公交车、喇叭嘶鸣的小汽车、呜呜作响的

小摩托车和发出爆裂声的嘟嘟车^①，将这条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天空晴朗无云，而太阳却不见踪影，被每年冬天覆盖住这个城市的雾霭遮住了容颜。

我已经谨慎地脱下工作服，穿上了端庄娴雅的淡蓝色夏尔瓦格米兹^②，外面套一件灰色开襟羊毛衫。在午饭时溜出大卖场，经过短暂的步行穿过市场，来到供奉印度猴神哈奴曼^③的那座古庙，是我在每个星期五的固定安排。

大多数人去寺庙是为了祈祷，我去那里是为了赎罪。对于艾尔嘉的死，我仍然无法原谅自己。我总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她那不幸的命运是我的过错所致。自从那个可怕的悲剧之后，神灵就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我对杜尔伽女神^④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这个猴神庙，她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神龛。

我的美国朋友劳伦·洛克伍德对我们有多达3.3亿个神灵这一事实备感惊奇。“我的天，有那么多的神在保佑你们！你们印度人太能给自己留退路了！”她说。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儿夸张，但对于每个像样的寺庙而言，它们的确都供奉着至少半打以上神灵的神龛。

这些神都各具特长。杜尔伽女神是无敌之神，能把一个人从最痛苦的处境拯救出来。自从艾尔嘉死后，我的生活因悲伤、痛苦和悔恨而变得一团黑暗，是杜尔伽女神给了我力量。每当我需要她时，她总是和我在一起。

星期五下午，这座神庙变得异常拥挤，信徒们互相推搡着纷纷拥进圣所，我陷在络绎不绝的人潮中难以行动。踩在大理石地板上，我赤裸的双脚感觉有些冰冷，混合着汗水、檀香、鲜花和焚香味道的空气让人兴奋。

我所在的女性队列相对较短，不到10分钟时间，我就完成了与杜尔伽女神之间的私密交流。

我结束了“沾光”^⑤，正准备下楼，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扭头看去，只见一个男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在德里，当一个陌生的成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搭讪时，后者会本能地摸出随身携带的那瓶胡椒喷雾剂。不过，这个正盯着我的陌生人绝不是那种街头无赖。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着米色丝绸无领长袖宽袍，一条白色披肩

① 在南亚非常普遍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是传统人力车的机动化形式，通常由乘客拖车和摩托车两部分组成。

② 许多印度人穿的一种民族套装，上衣是夏尔瓦，宽松长裤是格米兹。

③ 在印度教中，猴神名叫哈奴曼，是最高神灵罗摩的助手。

④ 杜尔伽女神，印度教中最受崇拜的女神，代表了幻化宇宙的力量。杜尔伽女神有着金色皮肤，身着缀满珠宝饰物的红色莎丽，头戴皇冠，八条手臂各持武器，坐于狮子或老虎背上。

⑤ 在印度教中，有缘与神灵交流或者见面被称为“沾光”，印度教信徒认为由此即可得到神灵的赐福。

随意地搭在肩上。他肤色白皙，身材高大，鼻如鹰隼，嘴角透着刚毅和果敢，一头稍显凌乱的银发梳向脑后，额头正中央涂着一个朱红色的吉祥痣。他的手指戴满了闪闪发光的、镶有钻石和祖母绿的戒指。但是，真正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那双富有穿透力的棕色眼睛：它们似乎要从我这里搜寻什么秘密，那种不加掩饰的直率实在有些咄咄逼人。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男人。

“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他问，语速很快但吐字清晰。

“您有什么事？”我不动声色地回应道。出于对其年龄的尊重，我并未像通常那样口气尖酸。

“我的名字叫维奈·莫汉·埃加利亚，”他平静地说，“我是埃加利亚商业集团的负责人。你听说过 ABC 集团（埃加利亚商业集团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吗？”

我扬眉表示肯定。ABC 集团是印度众所周知的最大企业集团之一，制造包括从牙膏到涡轮机在内的各种东西。

“我有一个提议，”他接着说，“它将会永远改变你的人生。请给我十分钟时间向你解释一下，可以吗？”

我以前可没少听这种话。从讨厌的保险业务员到上门推销洗涤剂的销售人员，他们总是让我充满警觉。“我没有十分钟时间，”我说，“我要回去上班了。”

“你只需要听我简单地把话说完。”他执意坚持。

“你有什么提议？你说吧。”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成为 ABC 集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提供给你管理一个价值 100 亿美元的商业帝国的机会。”

我于是知道，此人果然不可信。他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首先博取你的信任，然后掠走你钱财的骗子，一如德里简巴特大市场上那些无所不在、竭力向你兜售各种劣质人造革腰带和廉价手帕的小商小贩。我等待他突然面露微笑，表明他其实是在同我开个玩笑，但他的表情并无任何变化。

“我不感兴趣。”我果断声明并开始下楼。他跟在我后面。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拒绝一个世纪性的大礼，拒绝哪怕你再活上七次也不会见到的巨款？”他的语气犀利如一条呼呼作响的鞭子。

“听着，埃加利亚先生——不管您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您的游戏是什么，但我对它毫无兴趣。所以，请您不要纠缠我。”我一边说，一边从寺庙入口处的老太太那里取回我的“Bata 牌”拖鞋——她看管那些没人照顾的鞋，以此换取一点儿小费。

“我知道，你可能认为这只是个玩笑。”他边说边穿上一双棕色凉鞋。

“哦，难道不是吗？”

“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这样严肃过。”

“那么，你一定是哪家电视台制作恶作剧节目的。我敢说，只要我答应你的提议，你就会让我看到那台在你附近的秘密摄影机。”

“你觉得像我这种身份的人，会去做那种愚蠢的电视节目吗？”

“难道把你的商业帝国交给一个陌生人就不愚蠢吗？这让我怀疑你究竟是不是你自己说的那个人。”

“说得对。”他点点头，“适度的怀疑绝不是坏事。”他把手伸进衣兜，取出一个黑色真皮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交给我：“也许这玩意儿能说服你。”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它看起来很醒目，是用某种半透明塑胶做的，上面有ABC集团的浮雕商标图案，下面用加粗的黑体字蚀刻出“董事长维奈·莫汉·埃加利亚”字样。

“随便什么人花上几百卢比，都能印制出这种东西。”我一面说，一面把名片还给他。

他又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做成的东西递给我：“那你再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张黑色的美国运通贵宾卡，底部刻着“维奈·莫汉·埃加利亚”这几个字。这个稀罕物件我以前只见过一次——那个来自德里市诺伊达区、浑身珠光宝气的建筑商在购买一台60英寸索尼LX-900电视机时，使用它支付了将近四十万卢比的账单。“这还是证明不了什么，”我耸耸肩，“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伪造的？”

这时我们已经穿过神庙的前院，正在接近公路。“那是我的车。”他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耀眼的豪车说。驾驶座上那个司机戴着尖顶帽，穿着笔挺的制服。一个身着军装的警卫倏地跳出前排座位，身体绷得笔直而僵硬。埃加利亚摇摇手指，他就立刻行动，敏捷地打开后车门。他那虔诚的奴态不像是装出来的，更像是多年来绝对服从磨砺的结果。我不乏惊羡地注意到，那是一辆银色梅塞德斯·奔驰CLS-500，售价超过900万卢比。

“请给我一秒钟，”埃加利亚一边说，一边弯腰钻进车内。他从汽车后座拿出一本杂志。“我把这个作为最后的证据。如果连这个也说服不了你，那就没什么能说服你了。”

这是一本2008年12月号的《商业周刊》杂志。封面是一个男人的肖像，醒目的标题写着“年度企业家”几个字。我瞥了一眼封面上的那张面孔，又看了一眼我面前的这个人，他们一模一样。不管是那一头特点鲜明的梳向脑后的银发，

那只弯曲的鹰钩鼻子，还是那双目光如炬的棕色眼睛，都是千真万确的。我真的是和实业家维奈·莫汉·埃加利亚在一起。“好吧，”我承认道，“那么您真是埃加利亚先生了。您对我有什么企图？”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想要你做我的首席执行官。”

“您认为我会相信您的话吗？”

“那就再给我 10 分钟，我会让你相信我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吗？”

我看看手表，我的午休时间还剩 20 分钟。“我们可以去咖啡屋。”我指指马路对面那个略显破败的建筑物，它是中下层阶级高谈阔论的社交中心。

“我宁愿去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他带着一副因为不得不接受糟糕的选择而感到不情愿的表情说，“你介意我的一个同事和我们一起去吗？”

他话音刚落，一个男子就如幽灵一般从一群行人当中一跃而出，站到他身边。这个人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身休闲的深蓝色“锐步”运动装。他身长接近六英尺，具有粗壮而结实的运动员体魄。我注意到他剪着板寸，长着小而警觉的眼睛，还有两片无情的薄嘴唇。他的鼻子略显歪斜，好像遭受过某种重击，这也为那张原本不大起眼的面孔提供了唯一使人难忘的特征。我猜想他必定像影子一样，一直悄悄跟在埃加利亚身后。即便是现在，他那锐利的眼睛也仍在不断瞟向两边，像专职保镖一样审视四周的情况，然后才收回目光看看我。

“这是拉纳，我的得力助手。”埃加利亚向我介绍说。我礼貌地点点头，此人冰冷的眼神不能不使我感到畏缩。

“我们可以走了吗？”拉纳问。他的嗓音听上去有种饱经风霜的嘶哑，就像掠过地面的沙沙作响的干树叶。他没有等我回答，就率先引路，穿过地下通道。

我刚刚从餐馆的旋转门走进，一股煎炸道萨斯薄饼^①和烘焙咖啡的浓烈气味就扑鼻而来。在这种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犹如置身一家医院食堂。我注意到埃加利亚皱起鼻子，似乎后悔来到这里。由于是午餐时间，这里变得格外拥挤。“请至少等待二十分钟。”那位经理告诉我们。

我看到拉纳塞给他一张折起来的 100 卢比钞票，角落里的一张餐桌当即成了我们的。埃加利亚和他的这名跟班坐在桌子一侧，我单独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当拉纳态度有些粗鲁地要了三杯过滤咖啡之后，主角就换成了埃加利亚。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坦白说，这对我而言就像是一次豪赌。所以，在我向你解释我的提议之前，能否简单说说你自己？”

“哦，我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

① 一种印度食品，用大米面配马铃薯并添加辛辣香料制成的薄饼卷。

“可以从你的名字说起。”

“我叫萨布娜。萨布娜·辛哈。”

“萨—布—娜。”他一字一顿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又点点头，似乎显得很满意，“好名字。你多大了，萨布娜，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23岁。”

“你做什么工作？是学生吗？”

“我是从奈尼塔尔的库蒙大学毕业的，目前在古拉蒂父子公司做销售助理。他们在阔佬地广场有一个销售家电和电子器材的大卖场。”

“我去过那儿。离这里不是很近吗？”

“是的，很近。在B街。”

“你在那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刚刚超过一年。”

“你的家庭是什么情况？”

“我和我母亲、还有我妹妹妮荷住在一起。她在卡玛拉·尼赫鲁大学读本科。”

“你父亲呢？”

“他一年半以前去世了。”

“啊，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那么，现在就是你养活全家了？”

我点点头。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每月有多少工资吗？”

“算上销售佣金，大概是18000卢比。”

“一共就这么多？既然如此，你难道不应当抓住这个可以领导一家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并获得大笔财富的机会吗？”

“请原谅，埃加利亚先生，我仍然对你的提议感到很疑惑。我的意思是，首先，你为什么需要找一个首席执行官？”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68岁了，不可能再变年轻了。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人体造得像是具有老化和过时内置的机器，我就快要退休了。不过在我离开之前，我需要确保这个我经营了40年的组织能够有序过渡，我要确保我的继任者和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

“可是，您为什么选择我呢？为何不选择你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呢？”

“哦，是这样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家人了。我的妻子和女儿死于18年前的一次空难。”

“噢！那您为什么不从您的公司选一个人呢？”

“我在公司内部已经做了细致的考察。我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人选。我的那些

经理人的确都是很好的执行者，也是优秀的部属，但是，我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个杰出领导者的素质。”

“那您看中了我什么呢？我对管理企业一窍不通。我甚至没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这类所谓的学位，只不过是一张纸罢了。它们不会教给你如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只会教给你怎样管理下属。这就是我没有去一家管理学院挑选我的首席执行官的原因，而是去了一座神庙。”

“您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我？”

“你的眼睛里有某种独特的东西，那是一种光芒，一种我过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光芒。”他再次审视着我的眼睛，然后才把目光移开。“我一直很擅长观察人，”他接着说，又环顾了一下餐厅，看看那些坐在其他餐桌旁的中产阶层的购物者和办公室人员，“我在庙里观察过所有的人，在他们当中，你似乎是最专注的人。你可以把这叫作直觉，第六感——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总之有某种东西告诉我，你可能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只有你具备我需要的那种最有说服力的组合——决心和绝望。”

“我一向认为，绝望是一种消极品行。”

他摇摇头：“幸福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志得意满只会滋生惰性。只有强烈的渴望才能带来成功。我需要有饥饿感的人。我说的是由那种极度不满足导致的饥饿感。你似乎就具有那种特征：饥饿感。”

我开始被他言简意赅的叙述和独具特色的观点所吸引。但是，他那些华丽措辞背后的逻辑还是让我难以理解：“您总是根据随时冒出的念头做出决定吗？”

“永远不要低估直觉的力量。就在11年前，我在罗马尼亚买下了一个名叫‘扬固轧钢’的工厂，它当时已经陷入困境，每天都在亏损。所有的专家顾问都劝过我不要购买，说我要斥巨资买一堆垃圾。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我对那个工厂感兴趣，只是因为它的名称。‘扬固’在罗马尼亚语中的意思是‘上帝是仁慈的’。如今，我们的全部钢产品收入的53%都来自那个罗马尼亚的工厂。上帝确实是仁慈的。”

“所以，您真的相信天神？”

“这个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话吗？”他指着前额上那个朱红色的吉祥痣，“我到神庙选择继任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需要一个像我一样虔诚的人。我们生活在‘Kalyug^①’当中，一个充满罪恶和腐败的黑暗时代。宗教不再流行，

① 印度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在1981年指导的一部同名印度影片。

为我工作的年轻人被消费主义所吞噬。他们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到哪里去祈祷一次。我不是说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的神就是金钱，金钱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你和他们不同……”他面带赞许地朝我点点头：“你好像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个虔诚的、敬畏神灵的候选人。”

“OK，我懂您的意思了。您是凭借一时心血来潮做事情的，而您最近一次心血来潮的结果，就是您觉得我应该就是您要选择的人。现在请您告诉我：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陷阱？”

“没有任何陷阱。不过我的提议是有条件的：你必须通过几个考验。”

“考验？”

“不用担心，我不是要让你再回到学校里，去完成一张张的试卷。学校只能考验你记忆力之类的东西，但生活却能考验你的品行。我将为你准备的七个考验是一种标准程序，目的是为了衡量你是否具有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素质和潜力。”

“为什么是七个？”

“在我管理企业的40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公司能够达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那个管理它的人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且，我已经提炼出了一个出色的首席执行官的特质，并将它们归结为七个基本特质。所以，这七个考验都将分别侧重于七个特质其中的一个。”

“哦，那么我究竟需要做什么，才能通过这些考验呢？”

“在日常生活中，你什么也不需要去做。我不会让你去偷窃，去杀人，或者去做其他任何违法的事情。事实上，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这些考验的存在。”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的考验将来自生活这本教材。难道生活不是每天都在考验我们吗？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做出选择吗？我只是要评估你的选择，你对生活中日常挑战的反应。这将会表明你的性格特质是什么。”

“那么，假如我没有通过某一种考验呢？”

“哦，那我将不得不去寻找其他人。但我的本能告诉我，你不会失败。这几乎是注定的。你的彩票将会中奖，一个本世纪最大的大奖。”

“既然如此，我的决定也是明确的：我对您的提议不感兴趣。”

他似乎感到震惊：“可是，为什么？”

“我不相信彩票。”

“但你相信神。而且神给予你的，要比你索求的多得多。”

“我没那么贪婪，”我一面说，一面从桌边站起身，“谢谢您，埃加利亚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不过我现在必须回大卖场了。”

“坐下！”他严厉地对我说。他的声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只好忍气吞声地坐下来，就像一个听话的学生。

“听着，萨布娜。”他的声音变缓和了，“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赢家与输家。我是在给你机会成为赢家。作为一种回报，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需要签署这份知情同意书。”他向拉纳做了个手势，后者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取出一张打印纸，放到我面前。

自从艾尔嘉死后，我就对某些事情有了第六感：只要情况有些不对劲儿，我的脑海里那个小小的警报铃就会响起。我刚拿起那张纸，铃声就开始鸣响起来。纸张上的内容很短，只有五句话：

1. 签名者特此声明：同意成为 ABC 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职位的候选人。
2. 签名者特此声明：允许 ABC 集团执行必要的考察程序，以便评估签名者是否适合本职工作。
3. 在必要的检查程序仍在执行期间，签名者不得中途终止协议。
4. 签名者同意对本协议完全保密，不与任何第三方讨论。
5. 作为对以上规定的酬劳，签名者可以获得 10 万卢比的预付金且无须返还。

“这里只提到了 10 万卢比，”我提出异议，“难道我刚才没有听到你提过 100 亿美元这个数字吗？”

“这 10 万卢比只是用于你接受考验的。如果你失败了，这些钱就会归你所有。如果你通过了考验，你就能得到这份工作。我向你保证，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将在这一数字后面增加很多个零。”

这时，警报声大作，如同发出火警一样。我知道这是一个骗局，而且之前埃加利亚必然尝试过这一伎俩。“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让多少人在这张表格上签过名了？”

“你是第七个候选人。”埃加利亚呼出一口气，说：“但是我的心告诉我，你将是最后一个。我的寻找之旅结束了。”

“我的时间也到了。”我果断地站起来，“我根本无意签署这份协议，也无意接受任何考验。”

拉纳做出了回应：他把一沓 1000 卢比的钞票放到桌子上。它们看上去崭新而发脆，显然是从银行直接取出来的。这是在引诱我上钩，但我不会受到诱惑。

“你认为，你可以用钱收买我？”

“哦，这毕竟是一项谈判，”埃加利亚强调说，“记住，在商业战场和在生

活中一样，你永远不会得到你应得的结果；你得到的只是你与别人谈判的结果。”

“我不会和几乎不认识的人谈判。再说，如果这当中果真有某种陷阱怎么办？”

“唯一的陷阱就是你的期望值太低。听着，我理解你的顾虑，”埃加利亚俯身向前安慰我说，“但你没必要把人性看得那么悲观，萨布娜。我真诚而且由衷地希望你能成为我的首席执行官。”

“你知道这样的对话听上去有多么可笑吗？这类事情只会出现在电影和书籍当中，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

“你瞧，我是真实的，你是真实的，我的提议也是真实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做了蠢事的。”

“我敢肯定，你能找到其他更愿意接受你提议的候选者，而我对它并不感兴趣。”

“你是在犯一个大错。”埃加利亚向我摇着食指，“这大概是你一生最大的错误，但我不会向你施加压力。把我的名片拿着，如果你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改变了主意，就给我打电话，这个提议仍将有效。”他把一张名片推到桌子对面，拉纳像老鹰一样盯着我。

我拿起名片，勉强冲他们笑笑，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

当我快步走向B街时，我的大脑旋转得比CD光碟还快。我感觉如释重负，好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离了某种可怕的险境。我不断地回头看去，确保那两个家伙没跟在后面。我越是反思刚刚发生的一切就越是确信，埃加利亚要么是一个狡猾的骗子，要么是发狂的神经病，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

一回到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大卖场，回到我的空调世界——那里陈列着等离子电视机、无霜冰箱和全自动控制洗衣机——我才长出了一口气。我把埃加利亚和他疯狂的提议丢到脑后，又换回我的工作制服，习惯性地开始寻找潜在买家。下午通常是销售疲软期，没有多少值得拼命招揽的顾客。我试图让一个大腹便便、看上去有些茫然的购物者对三星公司最新推出的高清摄像机产生兴趣，但他似乎只对我红色短裙下露出的两条腿更感兴趣。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种暴露的制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拉加·古拉蒂，老板的那个浪荡公子），他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促销小姐看起来更像空姐。不过这样一来，正如我的同事普拉姬所说的：我们得到的是献媚，而不是小费。”

老实说，和其他三个促销小姐不同，我不需要面对好色之徒的过多纠缠。时

尚的发型、无可挑剔的妆容和泛着光泽的皮肤，让她们看上去倒是颇像空姐。我那一向略显拘谨的微笑，以及那种在征婚广告中被描述成“小麦色”的肤色，让我看起来就像是联合利华旗下Fair&Lovely净白霜的一幅活广告。我始终都是我们家中那只“丑小鸭”。我的两个妹妹，艾尔嘉和妮荷，都从妈妈那里继承了乳白色的皮肤。我继承的则是我父亲那肤色较深的皮肤。而且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国家，肤色就是命运。

当我开始在大卖场上班时，我才发现，肤色较深和相貌平平也有优势。富有女性客户害怕同性间的竞争，她们无法忍受周围有其他漂亮女性，和我打交道会让她们感觉更舒适。再加上大多数家庭的购买决策都由女性负责，我总是能更快地比其他人完成每月的销售目标。

我在大卖场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永远不要仅凭外表对顾客进行判断。他们的体形、身高和穿着五花八门。比如，那个在刚过下午3点走进大卖场的中年男子，就不协调地裹着穆斯林包头巾，腰间围着一条系腰布。他像是一个健美爱好者，长得虎背熊腰，两臂粗大，那只可笑的翘八字胡简直被他整饬成了一件艺术品。他像迷途的孩子一样在过道徘徊，大卖场的光怪陆离让他目不暇接。他注意到其他促销小姐都在窃笑他那土气的穿着和举止，就迈步走到我的跟前。不到10分钟，我就了解了他的整个人生故事。他名叫库尔迪普·辛格，是距离德里约140公里的哈里亚纳邦卡纳尔地区禅丹加尔村一个兴旺农家的家族族长。他那18岁的女儿巴卜莉下周就要结婚了，所以他来到首都购买商品，作为送给女儿的嫁妆。

他对于机器的知识似乎仅限于拖拉机和管井。他一辈子没有见过微波炉，而且竟然以为重15公斤的LG顶装式洗涤机是一种用来搅拌稀酸奶^①的精妙装置！他还不厌其烦地和我砍价，我试着向他解释，大卖场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固定的，但他仍拒绝接受。

“你听好了，姑娘。”他用他那地道的方言拖长了音调说，“在我们哈里亚纳邦有一句老话：甭管一头山羊有多犟，最后都要下奶的。”

他就这么坚持着，以至于我不得不说服经理，给他让了5%的折扣，他最终买下了能装下一卡车的货物，包括一台42英寸等离子电视机、一台三开门冰箱、一台洗衣机、一部DVD播放机和音响系统。其他促销小姐都敬畏地看着他掏出一沓厚厚的1000卢比面额的钞票，来支付他购买的这一大堆奢侈品。她们没有想到，她们眼里的这个乡巴佬竟是个腰缠万贯的购物狂！我再一次创下了销售纪录！

当天余下的时间乏善可陈，我和往常一样，在当晚8:15离开了大卖场，像

① 一种常见的印度冷饮，由稀酸奶或奶酪制成，可加入盐或糖等调味。

平时那样坐上从拉吉夫站开往露天市场站的地铁。

这 45 分钟的旅程将把我送到罗希尼——德里西北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聚居区。这个被誉为亚洲第二大聚居区的地方，是首都的一个廉价而丑陋的角落，挤满了简陋单调的混凝土公寓和秩序混乱的市场。

我在地铁“红线”的最后一站瑞塔拉下车，由此走到我居住的 11 区 B-2 巷的 LIG 住宅区需要 20 分钟。在罗希尼的所有住宅区当中，我所在的住宅区是最叫人沮丧的一个。它的名称本身——LIG，“Lower Income Group”（低收入群体）的简写形式——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德里开发管理局建造的四栋红砖塔楼形似砖窑的烟囱，它们丑陋的外观和破损的内饰清晰地表明政府工程的敷衍了事。不过，我对能够住在这里依然心怀感激。自从爸爸死后，我们甚至都租不起条件一般、每月需缴纳 1.2 万卢比的 2-BHK 公寓。但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为 B 座二层公寓支付任何租金，因为它属于迪努·辛哈先生，爸爸富有的弟弟。迪努叔叔同情我们，才使得我们可以免费在此居住。其实也并非完全免费。我得偶尔带着他的两个弱智儿子洛鲁和格鲁出去吃大餐。我不明白为何他们的父亲自己开着三家餐馆，却非得让我掏钱请他们到外面吃饭。

倘若你进入我们的公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着电冰箱的小门厅里，爸爸那张镶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在这张用干得发脆的玫瑰花环装饰起来的照片中，爸爸还是个年轻男子，当时尚未承受拥有三个成年女儿的父亲所要面临的责任重负。尽管摄影师手下留情，替他抹平了过早镌刻在额上的那些愁纹，却无法掩饰永远定格在他嘴角周围那令人生畏的怒容。

在我们简陋的起居室当中，最醒目的就是那张挂在中央墙壁上艾尔嘉的大幅彩色照片。她戴着一顶红得刺眼的帽子，做派仿佛是参加英国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①的名媛淑女。她的头略微歪向一边，一双黑眼睛睁得很大，还有些可笑地噘着嘴。这就是我会永远记住她的原因：美丽，年轻，无忧无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能感觉到房间里似乎响起她那有感染力的笑声。“姐姐！姐姐！今天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②我能够听见她向我打招呼时那急切的声音，我知道她要向我讲述她在学校里鼓捣出的又一个傻乎乎的恶作剧。

照片下方是一套配有白色绣花防尘罩的褪色绿沙发，几个放着破旧坐垫的直背竹椅。在那个塞满刀叉和陶制品的餐具柜上，摆放着一台“创视通”牌旧电视

^① 每年 6 月在英国阿斯科特赛马场举行的为期四天的赛马活动。它是英国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英国皇室家族成员都会出席。其中的一天被称为“淑女日”，一些妇女喜欢戴上与众不同的帽子，通常都是大帽子。

^② 此处话语原文为印地语。后文碰到类似例子，若无特殊情况，将不再注明。

机。在它们左侧是一张再生柚木餐桌，还有与之匹配的四把椅子，都是我在一大使馆的拍卖中用白菜价淘来的。

穿过一面珠帘，你将走进第一间卧室，它是属于妈妈的。里面有一张床，周围放着两个木制衣橱和一个金属文件柜，这个文件柜现在主要用于存放她的药品。妈妈本来就体弱多病，小女儿和丈夫的突然死亡让她完全垮掉了。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变得疏离沉默；吃东西总是马马虎虎，也不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离这个世界越远，疾病侵袭她的身体就越厉害。她患有慢性糖尿病、高血压、关节炎和气管炎，需要经常去公立医院。看着她那芦柴棒般的身体和一头银发，你很难相信她只有 47 岁。

另一个卧室是我和妮荷共有的。我这妹妹只有一个人生目标：成名。她在我们这个小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歌手、模特和电影明星的海报。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他们那样名利双收。妮荷幸运地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一副魔鬼身材和光洁无瑕的肌肤，她敏锐地意识到获得这种“基因头奖”所代表的经济潜力，她决心利用她的美貌来得到她想要的一切。她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歌手，具有良好的印度音乐基础和与生俱来的好嗓子，这自然也成为她的另一个优势。

附近地区所有的男孩都对妮荷着迷，她却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她用三个字概括了她的未来：B-I-G^①，因此她的未来不包括属于 L-I-G 的任何男人。她白天和大学里那些富有的朋友交往，晚上就忙着去写信申请参加电视模仿秀、歌曲才艺大赛和选美比赛。妮荷·辛哈是那种典型的梦想一夜成名的女孩。

她也喜欢盲目消费和追求时尚。我每月工资的一半都要用来满足她不断增加的物质需求：细腿牛仔裤、夺目的唇彩、富有设计感的手提包、黑莓手机……这张清单永远没有尽头！

最近两个月，她老是缠着我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我已经明确了消费界限：一条 800 卢比的腰带是一回事，一个 30000 卢比的电子产品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欢迎归来，姐姐。”我刚踏入公寓房间，妮荷就主动和我打招呼。每当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她就不会再像往常那样闷闷不乐地撅起小嘴，而是竭力让自己的脸上挂着微笑。

“你知道我一直想要的那款宏基笔记本电脑吗？”她向我露出我再熟悉不过的、她那小狗似的讨好表情。在她提出新的要求之前，我几乎都会看到这种表情。

“知道。”我谨慎地回应道。

“你知道吗？这款电脑刚开始打折，现在只卖 25000 卢比，便宜吧？这个价

^①BIG，即 Bigger Income Group，高收入群体。